

夜巡人

農曆七月二十九日，七月的最後一天，節氣走在處暑與白露之間，是盛陽與陰涼的交界。這時剛過午夜三點，無雲的夜空呈現一種澄朗的深藍色，映襯點點繁星。

市中心的街道吹拂著溫溫的風，飄散各種炸、烤肉類的混合辛香氣味。夜市在不久之前收攤了，遺留幾張被遺忘的鐵腳椅。兩隻黑狗追著一隻花貓向這邊跑過來，乒乒碰碰撞倒了椅子與空酒瓶。貓讓狗圍堵住逃走的方向，背靠著消防栓呲牙裂嘴，發出顫慄的低吼聲。這時，一個身穿青灰色開襟唐裝的老人從旁邊的暗巷走出來，兩隻狗一看見他居然開始「吹狗螺」，花貓馬上趁隙逃掉。

老人停下腳步轉頭看狗，他站在閃爍的路燈旁，右邊的眼睛已經完全白化了，顯露某種詭異的青光，兩隻狗一接觸到他的眼神，立刻低頭夾起尾巴，一前一後走進黑暗。

老人不以為意，繼續往原先的方向慢慢前進。他今年八十多歲，體力與注意力都不如從前了，他不知道自己還能走多遠，不過他打算走一步算一步，能幫助一個是一個。

這趟路他從前晚的七點開始走，打算完成這個月最後的繞城進度。他沿著圓環來到對面的十字路口，看見一旁的茄苳樹，決定稍微休息一下。他舉起袖子擦汗，看見前方候車亭的椅子上開始湧現白霧，並往四周散開，沒多久，整個亭子充滿白茫茫的霧氣，彷彿有個看不見的玻璃罩將它們圍困在裡面。

老人嘆了一口氣，拖著痠痛的身軀往那兒走去。他沒有一絲遲疑地走進煙霧裡，果然發現一個穿著紅衣紅裙的年輕女子坐在椅子上，兩眼直視前方，完全沒有發現他來到身旁。

老人在內心又嘆了一口氣，心想：又是一個怨氣深重的亡魂！

這就是他守了四十多年的工作——負責在鬼門開關的一個月之間，尋找可能滯留於陽世的孤魂野鬼，或是解開祂們心頭執念，或是指引祂們前去陰間的路途，避免在八月初一城隍爺夜巡諸羅時，讓眾鬼差、鬼將抓到祂們逾期不歸而受罰，嚴重時還可能延誤輪迴的時程，多花數十年才能重新投胎轉世。

他謹慎小心問：「小姐，已經遮爾暗啊，汝踮遮咧創啥？」

紅衣女子沒有回答，彷彿連聽都沒聽見，老人立刻知道，這女子應該是往生沒多久。他開始低聲禱念《救苦往生神咒》，「太上敕令、超汝孤魂、鬼魅一切、四生沾恩、有頭者超、無頭者生……」

沒多久，女子開始有反應。她一看到老人便詫異呼出聲：「咦？陳爺爺？你怎麼在這？這是哪裡？」

陳義讓女孩子那聲「陳爺爺」給嚇到了，他靠近仔細瞧，原來是他的鄰居黃小月。可能是沒看過她化濃妝的樣子，一時沒有認出來。

陳義除了鬼月的巡夜工作外，平時靠替人看風水維生。他在半個多月前還去過小月家，幫她媽媽看遷移佛桌的風水事宜，那時見她一副青春自信的模樣，一點也沒有耍輕生的跡象啊，怎會說出事就出事呢？

他輕輕晃著頭，感嘆生命轉眼消失無蹤，但也知道絕不能說「汝那會遮爾驚」之類的話，那會傷了她的鬼氣。他溫聲混合著國、台語對女孩說：「小月啊，汝已經死啊，記得嗎？」

這短短幾句話彷彿是種鄉音難辨的方言，黃小月愣了好多秒才唉出來、放聲大哭。她過往的一切，在腦海裡快速回放，那些喜極、慟極的所有回憶，此刻鮮明得不得了，彷彿發生在眼前。小月放盡了氣力哀傷，最後只剩下模糊的低語，她不停說：「為什麼他不來……為什麼他不來……」

憤怒與哀傷的情緒，將她帶來這裡，如果沒有辦法「開破」，她可能會困在這裡，直到某日讓鬼差捉走。陳義也算是看著她長大，但人鬼殊途，能做的只有盡量開導，為她念經祈福，希望她能放下執念，回陰間路上好走。

然而，過程並不順利，和大多數因情傷而亡故的人一樣，他們在乎的不是自己已逝的性命，而是仍在陽間的變心人。小月拉扯身上的紅衣，幽幽對著他說：「陳爺爺，我好不甘心啊！」

她不明白，為何穿紅衣自死的傳說都是騙人的，她想化成厲鬼一世糾纏在男友身邊是不可能了。陳義耐心為她解釋，人一旦死亡，他們和人間的所有因緣都會斷絕，除非那人也在內心思念她，不然她根本沒辦法靠近對方，更別說看見彼此了。

陳義深深嘆息。

「小月啊，咱人來到這個世間其實有誠濟果報愛還，但是遐攏是前世的代誌，對汝這馬這個人來講，已經無感情俗記憶的牽掛矣。」

他見她聽不太懂閩南語，又想辦法用台灣國語說一遍。

「小月，妳今日受的果可能是某世種下的因，或者今日的因將在來世成果，但這些對妳來說都不會再有感情與記憶上的牽扯，好壞都不會有感覺了。」

他不自覺又換回閩南語繼續說：「過去就過去啊，聽阿公的話，放下一切，來生好好過日子。」

經過陳義不停勸告，小月的眼神已沒有方才那般的迷惘，他開始禱念經文，一遍又一遍，小月身邊的白煙逐漸消失，她身上的紅衣裙也變成白色，最後，他看著她說：「小月汝才死無佹久，毋通綴路邊的野鬼行。汝這馬啥物攏莫想，順天順地、心平氣和，自然就看會著指引汝的光線。」、「愛會記得，看著白光了後直直行莫越頭，誠緊汝就會袂記得此生的一切，進入贖罪的輪迴。」

解開人世的束縛後，語言不再是阻礙，小月聽得懂了。

她笑著說：「謝謝……」

看著小月離開，陳義鬆了口氣。他曾看過怎樣都不願意離開人世的鬼魂，最後讓范、謝兩位將軍用鐵鍊網綁回地府，一邊拖行一邊挨疼。一旦到了八月初一，城隍爺放軍捉鬼，不管有沒有冤情，都是先抓回去再說。

坐在小月坐過的椅子，陳義忽然苦笑出來：「欸，記持真正是歹按算的物件。」他感嘆記憶的難以捉摸，有些珍貴的往事如今只剩下模糊的印象，而想忘記的苦與恨卻不時浮現，甩也甩不掉。

陳義用力閉上眼睛，想從記憶裡挖掘兒子的面容，然而在那一片黑暗裡，他只能看見兒子離家那晚冰冷又決絕的目光，像兩盞懸浮鬼火，傳遞不滅的恨意。

「伊哪有結婚生囡，孫仔應該恰小月差不多年歲矣。」

就在他沉入哀傷的回憶時，附近傳來震耳欲聾的吵鬧聲，四周的空氣微微振動，沒多久，一輛裝置七彩 LED 發光燈的改裝車呼嘯而過，高聲量的電音與雷鼓聲在開闊的省道上碰通、恰通的亂響。

「實在是欲驚死人的吵鬧！」

這個突如其來的說話聲讓陳義嚇了好大一跳。他的左後方不知在什麼時候站著一個「人」

「廖桑？」
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著對方好幾秒。

「真正是汝！汝哪會閣倒轉來啊！」

陳義口中的這個廖桑在好多年前於此處讓車撞死，但是他放不下人間的財產與美嬌娘而錯過往陰間報到的第一時間。陳義在第二年的普渡月遇到他，花了好長的時間「開破」與幫他誦經，本以為他能放下執念，沒想到他不知用了什麼方法，竟然可以躲過城隍爺夜巡，不但沒被鬼差、鬼將抓回去，三年來都會準時出現在附近流連。

去年，陳義苦口婆心，所有威脅利拐的手段都用上了，廖桑才一副低頭認錯的樣子，承諾一定會去報到。

他冷眼瞪著對方，廖桑讓他看到不好意思，囁嚅說：「無啦，我是想講咱已經連續三年踮遮開講甲這爾歡喜，我驚汝哪無看著我會真寂寞。」他邊說邊抓自己空空無毛的後腦。

陳義氣到說不出話，頓了一會才大罵：「汝實在有夠癮(giàn)頭，想汝？想汝的尻川啦。」、「啊不管啊啦，無欲插(tshap)汝矣。」

他轉身就想離開，但走沒幾步又折回原地氣呼呼問：「陰間哪有可能予汝當作是飯店，想欲蹓就蹓，想欲離開就離開。」、「汝老實講，汝是毋是攞無轉去過陰間，一直偷留跼人間！」

他的話聲高亢宏亮，似乎能傳到很遠的地方。

廖桑非常緊張，四處張望，急聲說：「拜託汝莫遮爾仔大聲啦，萬一予鬼差聽著就慘矣。」

他接著說：「我嘛毋知為啥物攞沒予鬼差發現，其實我……其實我……」

廖桑說到這邊開始猶豫不決，陳義的氣又起來了，他大聲喝斥：「來喔，來喔！四方的鬼差大爺，遮有一个孤魂野鬼，趕緊來掠喔！」

這時廖桑兩手合十，著急哀求：「好啦，好啦，我講就是啊，汝莫閣喝啊啦。」

他看陳義沒再出聲，吁了一口氣。

「我就是想著彼句『上危險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』，所以我攞……覘佇咧城隍廟附近的……紅毛井內……」

他又偷瞄陳義的反應。

「彼年我搪著汝，本來嘛想欲照汝講的乖乖去城隍廟前自首，只是我行到公明路的時陣，煞聽見我彼个婿某的講話聲……我越頭一看，伊竟然佻拚死我的彼个查埔行做伙……」

說到這，他居然開始流下眼淚。

「所以汝想欲留落來報仇？」

廖桑點頭，「但是毋知為啥物，恁攞看無著我，我嘛摸無著恁。」

看到他一副憨呆的樣子，陳義真不知該氣還是同情。

「欸，原來舊年我講喙講甲無瀾汝攞無聽入去，這應該算我的失職吧。」

他仔細再說一次：「廖仔汝這擺斟酌聽，咱人死以後，共人間的一切因緣攞會斷了了，活跼世間的人是看無著汝的，除非對方真思慕汝抑是恁閣有前世的因果關係。」

廖桑抹掉眼淚說：「汝講的我了後攞知啊。我毋敢四界行，規年迴天攞覘佇咧水井內底，敢若坐監全款，只有七月時才敢出來放風。」、「我誠毋甘願，遮世間的天理何在？」

陳義搖頭，「汝哪欲講天理，哪袂想講汝以前按怎賺錢？汝苦毒員工的薪水，又閣將潘仔油煉製人食的油，汝講這甘有天理？」

廖桑似乎被說中虧心事，頭低低的好像在懺悔，沒幾秒他突然抬頭問：「陳仔，汝敢真正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？」、「有無可能有的人作惡一世，死後嘛無予神明處罰？」

面對廖桑的質疑，陳義一下子說不出話來。其實，他早也有很深沉的無力感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開始懷疑一直以來的信仰是對還是錯。他時常想，每個人一出生就要背負不記得的前世果報，除了神明心中的那把尺，渺小的人類根本無從得知，是否都能受到公平的對待？

報應為何不在當世解決？他只看見惡人在世間橫行霸道，卻從沒看過善惡終有報的下場。他看過太多弱小的人，只會將自己的頭埋入看得到的幸福裡，像鴛鴦躲避掠食者的心態一樣，失去反抗的最好時機。

廖桑見他沒說話，還想說點什麼，這時，不遠處傳來幾個人說笑的聲音。他下意識想躲起來。

陳義漠然坐回椅子，隨口說：「免驚啦，無人看會著汝。」

廖桑想想也愛笑，就算被人看到該怕的應該不是鬼吧？

他們沒再交談，廖桑似乎已經忘記剛剛嚴肅的話題，若有期待地等待有人經過。

沒多久來了三個人，其中一個約莫三十上下的年輕人看見陳義時愣了一下，他停下腳步對另兩人說：「你們先回去吧，我要在這邊坐一會。」

那兩個看起來不到二十的少年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人竟然開玩笑：「坐這裡要幹嘛？黑漆漆的一個人都沒有，要等路過的女鬼嗎？」

沒等到陳義罵人，那名年紀較長的人立刻斥聲：「住嘴，你們忘記淨身的時候不能開這種玩笑嗎？」

被罵的兩人馬上面容慘白、發青，他們害怕地向四方低頭謝罪，隨後快步離開。

原來，這三個是家將團的人，也是明天負責扮演嘉邑城隍爺出巡時的什家將。

陳義乾咳一聲。

「阿泉，汝哪會遮晚閣踮遮賴賴趁(sô)？」

張金泉馬上恭聲回答：「阿義師好，阮日時暈傷飽，頭拄仔去廟口確定明仔日的動線，這馬欲轉去啊。」他說話時似乎還瞄了廖桑一眼。

他遲疑了好幾秒繼續說：「師仔……聽講大樹兄明仔日欲轉來嘉義，汝老大人……」

一聽到大樹這個人名，陳義立刻站起來，他瞪著金泉許久，嘴唇微微抖動。一時之間，除了零星傳來的環境雜音，幾個路口外的行人穿越指示燈的啾啾聲變得異常尖銳，彷彿夜鷹在啼叫。

過了一會，金泉向陳義行禮後，默默離開。

廖桑等金泉走遠後才低聲對陳義咬耳根：「陳仔，彼个少年人親像看會著我全款，有偷看我兩三擺。」

陳義突然大聲起來，「無彼个可能，除非伊有陰陽眼……」、「無可能啦，我自伊細漢熟似伊到這馬，伊完全沒講過看過鬼的代誌。」

「是嗎？是我看毋著嗎？」

廖桑抓抓頭，繼續碎碎念，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，好像要將一年份的話一次說出來。

陳義根本沒有心思聽他講。大樹是陳義離家多年的獨生子，然而，廖桑就像一隻討厭的蚊子在他耳邊嗡嗡叫，吵到他無法專心卻又沒辦法開口阻止，因為他怕一分心會將好不容易想起的片段回憶弄不見。

就在心煩意亂，快要大吼出來時，一絲黎明的天光自對街兩棟大樓中間穿過來，廖桑喋喋不休的嘴馬上閉起來，他轉頭就想跑，「陳仔，我先來轉去水井內底矣，汝千萬莫洩漏我的行蹤……」、「萬事拜託、拜託……」

最後的「拜託」兩個字像斷離的風箏留下的線，軟綿綿地飄往地面。四周終於恢復平靜，陳義卻反而沒辦法繼續回想，浮現在眼前的只有兒子離去前最後的那句話：「汝就永遠一个人孤單矣！」

不知不覺，天光像把扇子越開越大片，它照到陳義的身上讓他感到煩躁不安，甚至有種灼熱感。日光像是會咬人，他開始避開往小巷鑽。他順著老房子的騎樓走，穿過蘭井街快要回到家時，突然一陣天旋地轉，他掙扎地往家門衝過去，卻在門前失去意識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讓外頭的鞭炮聲吵醒。他的身體不能動彈，躺在自家的客廳地上，完全想不起來發生什麼事。

這時，一連串高亢、尖銳的唢吶聲穿越重重障礙，自廟埕的方向傳過來，接著是銅鈸、銅鑼以及家將鼓交互敲擊的催陣聲，陳義知道今年的城隍爺巡諸羅的活動開始了。他居然昏過去一整個上午。

陳義等待了一會，依舊無力起身，只好繼續躺在地上。他原就是閒不下來的人，此刻腦袋像高速運轉的陀螺，在狹小的空間裡不停碰撞。他開

始胡思亂想，那些在過去不敢質疑的念頭，此刻猶如深海底冒出的氣泡，愈往上冒愈大。

一切的變故開始於那年的七月。

那天晚上，他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一個準備抓交替的女鬼，祂的目標是一個準備穿過車陣到對面找媽媽的小孩。他想都沒想，立刻擋住向前衝的小孩，小孩只差一步就會讓車子撞上。

他破壞了女鬼的好事，心裡卻絲毫沒有愧疚，因為他自認是在做好事。他洋洋得意想看對街女鬼的表情，沒想到對方也在瞪著他，全身頓時發冷起雞皮疙瘩。

自那時開始，女鬼就開始跟在身邊，不過他覺得自己有城隍爺的意旨傍身，等鬼月結束女鬼自然會消失。祂一直跟到那年的七月二十九日，也就是鬼月的最後一天。那晚，他夜巡到一半才發現女鬼不見了，以為祂已經回去報到了，卻不知道女鬼早已跑到他家裡，趁隙讓他的老婆從原本的小感冒變成發高燒。那時大樹才只是個十二歲的小孩，他一個人到處找鄰居敲門求援，卻因為時間拖得太久，病人一到醫院就過世了。

陳義曾經答應過神明不可以說出夜巡的事，面對兒子哀慟的質疑，他一句話也沒辦法辯解。在大樹的心中，那晚父親拋棄了家庭在外享樂，害死了媽媽。

想到這，陳義忍不住抱怨：「城隍爺，我真冤枉啊！」

一滴淚自眼角流下。

「汝為啥物騙我……為啥物騙我……」

陳義在內心控訴，城隍爺騙走他的右眼，騙走他的人生。

他自有記憶開始就生活在蘭井街一帶，陳義的阿公是大布商，除了在公明路有幾間店面外，在「二通」也開了好多間販賣成衣的零售店，算是有錢的人家。

因為家裡忙做生意，他時常一人到處閒晃，有一次他看見畫師在城隍廟門上做畫，便用「臭奶呆」的腔口問：「汝咧門頂面畫啥物？」

那名老畫師沒回話，只對他微微一笑。

陳義實在沒辦法移開眼睛，他張開嘴巴緊緊盯著門上的畫作，連口水流出來也不知道。畫師作畫告一段落才開口跟他解釋門神的典故，聽得他一愣一愣，在自己腦中幻想秦叔寶、尉遲恭兩尊門神威武的神采。這是他第一次與神明的接觸，在心裡留下非常虔誠的敬意。

自此，他一放學就往廟裡跑，看畫師作畫，觀看信徒的人生百態，每每看見那些祈求城隍保佑的人臉上那種焦急、哀戚的神情，不知怎麼的內心會跟隨著振動。有一回，他看畫看累了，不小心倚靠在門旁的內牆睡著

了，他夢見一個黑臉的人對他說話：「囡仔、囡仔，會使幫我做一件代誌嘛？」

陳義也不覺得奇怪或是害怕，他天真回：「好啊。」

那個黑臉的人笑得神秘，用手蓋在他的頭頂，陳義突然感覺右眼刺痛，正想大喊時就從夢中醒來。他下意識環伺四周，看見正殿供奉的城隍爺才驚覺，剛剛是祂顯靈。

那天之後，陳義逐漸失去右眼的視力，家人甚至帶他去台北求醫也治不好，說是奇特的早發性白內障。然而，他沒有將神明托夢的事告訴大人，在他心裡認為，失去右眼是神明拜託的事，陳義覺得這是一件光榮的事，因為，神明是正義的化身，也是天理的執行者。

這時，外頭響起三聲響鑼，陳義知道遶境的隊伍即將經過，敲鑼的報馬仔是隊伍的前導，緊接著是路關牌、開路大鼓，之後便是七爺與八爺、文武兩位判官。

「彼時，大樹上愛看什家將出陣……」陳義想起兒子跨坐在他的肩膀，兩隻小腳隨著音鼓聲不停前後搖晃，敲點在他的胸膛。

門外忽然有人嘗試開門，一個熟悉的聲音說：「東植，這裡就是阿公小時候住過的地方，我們先進去休息一下……」

立刻有一個稚嫩的孩子聲音抗議：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看遊行表演……」

「欸，那不是遊行，那是神明在出巡……」

「我不管啦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！」

「好好好，我們先看……」

說話聲逐漸遠去，陳義早已驚訝到說不出話來，更別說出聲挽留。他認出大樹的聲音，原來他不但結婚生子，還做了阿公。

大樹真的回來了！

陳義開始掙扎，他想坐起身子，卻依然沒法動彈一分。

門外又有人在交談。

「咦？彼个人是大樹嗎？遠遠看起來閣親像阿義師！」

「欸，毋知影您父仔囡之間發生啥代誌，哪會真濟年攏無欲轉來，這擺阿義師過身幾若工啊，伊才欲倒轉來已經傷慢啊，連看最後一面攏袂赴……」

「噓，較細聲，人猶未走遠……」

說話的人是附近的鄰居，陳義起初聽得迷糊，反覆思量「過身」兩個字，突然，像是有電流經過全身，他的眼前一亮，發現身體能動了。陳義太過用力，整個人竟然彈飛到半空中，輕飄飄的。

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追上自己的兒子。他想打開門，卻發現自己的手穿過門板，有種酥麻的觸感。

陳義奮力往外衝，穿過門牆來到騎樓。他看見大樹牽著小孩的背影，正想向前追過去，卻聽到半空中降落一個威武的聲音：「大膽，竟敢在大白天現身！」

話說完沒多久，一個身穿紅肚兜，大小眼睛、歪斜裂嘴的武神自屋簷上跳落，祂手中的戒棍立刻往陳義身上招呼過來。

陳義驚駭萬分，他立刻知道那是城隍爺駕前的柳將軍，也是對待鬼魂最兇狠的武將。他完全沒有時間辯解，萬一讓祂的戒棍打到，魂飛魄散都有可能。

他轉身就跑，這裡的巷弄他閉上眼睛都能走。他穿過交錯的屋宇縫隙，躲進視覺的死角。然而，他隨處留下的鬼氣提供柳爺不急不徐追緝的線索，陳義不管怎麼跑都避不開逐漸自四面八方合流的眾鬼差，鐵鍊的拖地聲愈來愈近，眼看就要原地就逮。

就在他感到絕望的時候，突然想起躲在紅毛井的廖桑，陳義鼓起餘勇，孤注一擲。他跑得像少年時一樣快，回想起因奔跑而熱血沸騰的感覺。井已經在幾步之遙，他閉上眼睛向前飛撲，陳義只覺得眼前一黑，人已在深井底。

頂上傳來紛亂的呼喝聲，卻沒有任何鬼差進井查看。陳義不自覺低聲喊：「廖桑，汝佇佗位？」他讓自己的聲音嚇到，但井內黑漆漆，安靜無聲，只偶爾有水珠自井壁滴落的聲音。

此刻，他同時聽到人間的城隍遶境與陰間巡境的聲音，心中的感覺非常奇特，陰與陽在相同的時空裡交會，天地間萬物看似各安其位，隱隱中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時間一點一點過去，陳義也慢慢平靜下來，他忽然有種解脫的感覺，死亡來得如此突然，讓他感覺不到，也回想不起任何驚恐或是痛苦的回憶。就這樣過了一生，就這樣輕易地跨過糾結在心中一輩子的界線。

他開始迷惑。就這樣嗎？人到底來到這個世間是為什麼，最後剩下什麼？

隨著人間城隍爺巡嘉義的活動結束，陰間鬼差的搜捕也停止了。他想起過去為鬼「開破」的話，突然覺得自己很可笑，這一切都很可笑。陳義的憤怒一下子爆發，他衝出井，外頭的天色已暗。

他往城隍廟的方向跑去。接近廟埕十多步的距離，看見準備班師回營的鬼兵，他看準隊伍的縫隙衝進去，也許是沒有鬼差料到會有鬼有膽子自投羅網，陳義完全沒有遭遇阻攔就來到隊伍中央，他看到一頂八角頂的轎子，正想攔轎的時候，身上突然被鐵鍊緊緊網住，噗通一聲跌落地面。

他仰頭向上，看到四面八方的法器往身上砸過來，陳義不但不害怕，反而生氣大喊：「城隍爺！汝出來，汝欠我一个交代！」

「住手！」一個低沉威嚴的聲音自轎子裡傳出來。

所有的鬼將、鬼將立刻收手，低頭退後。

沒多久，陳義感覺身上的束縛不見了，他站起身，看見面前站著一個高大的神祇。

一看見城隍爺，陳義的乖戾消逝不少，但他仍然想衝撞。

「城隍老大爺，汝毋是講，我做的攏是咧替天行道，為啥物我最後敢若予汝處罰全款，按呢我真毋甘願！」

城隍爺的笑容和他小時候看到的一模一樣。

「陳義，汝是毋是認為我佇咧騙汝？」

「毋是嗎？汝口口聲聲講，善惡終有報，難道這毋是汝用來便宜行事的藉口，只是愛我騙其他的鬼魂轉去陰間，替汝完成汝愛做的工作！」

城隍仍是沒有一絲火氣。

「陳義啊，咱這個世間善惡果報的運行規則確實連我嘛無法度弄清楚，但是伊一定是存在的，哪無這個世界早就毀壞了。」

祂接著說：「我問汝，如果汝今生所做的是還前世的因，汝是希望一開始就知影前因後果，抑是啥物攏無知的情況下過一生？」

祂沒等陳義回答，繼續說：「若是人一出生就知影此生會按怎過，汝認為這是好抑是害？」

陳義似乎聽懂了什麼，低頭不語。

城隍爺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握住他的兩臂。

「放下一切，每一擺重生攏是一個新的希望。認真感受一切，認真生活，才袂無彩做為一個人投胎轉世。」、「我無騙汝，這世間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無予恁知影是天公的慈悲。」

祂將陳義轉身面對廟裡。

「本來汝的時間一到就愛去陰間報到，但是廖桑前世欠汝的因，今世留踎深井內受苦三年，為的就是提供汝一個拖過時辰的方法。」

城隍指著廟裡跪拜的人影說：「汝看彼引！」

陳義遠遠看到大樹的背影，眼淚撲撲落下。他跌跌撞撞跑到兒子身旁，聽見他對著神像為自己祈冥福，突然間什麼想法都沒有了。

一陣溫暖的光降臨，將他團團包圍。他只依稀記得坐在兒子身前，面對面哭得好慘，然後進入一片空無。